

— 冰◎著
CHENG WAI

城外

如果说家是一座城，那么自己家是城内，别人家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会以为别人老婆比自己老婆好，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乖；如果说单位是一座城，那么自己单位是城内，别人单位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总以为别人单位一定更好，总想跳槽；如果说住处是一座城，那么我们住的地方是城内，其他城市就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会认为别的城市好，都想去……
“城外”表现为婚外、身外、世外、天外，甚至非法！“城外”其实是一种诱惑，是一种欲望，是一种堕落，也是一种理想，是一种希望，甚至是一种信仰！

一 冰 著
CHENG WAI

城外

青 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外/一冰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436-5925-4

I. 城... II. 一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4121 号

书 名 城 外

著 者 一 冰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(0532)80998664

责任编辑 杨成舜 E-mail: ycsjy@163.com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吴传友

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(720mm × 1020mm)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20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5925-4

定 价 2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什么是“城外”？

如果说家是一座城，那么自己家是城内，别人家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会以为别人老婆比自己老婆好，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乖；如果说单位是一座城，那么自己单位是城内，别人单位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总以为别人单位一定更好，总想跳槽；如果说住处是一座城，那么我们住的地方是城内，其他城市就是“城外”，很多人会认为别的城市好，都想去；如果说地球是一座城，那么地球是城内，外星球就是“城外”，人类把地球糟蹋得一塌糊涂了，气候变暖了、环境破坏了、生物灭绝了，又把眼睛投向了“城外”的太空……

这只是现实中的城和“城外”，在理想中，残酷的现实是城内，人们的理想生活应该是“城外”。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“城外”。就这样，“城外”表现为婚外，身外，世外，天外，甚至是法外！“城外”其实是一种诱惑，是一种欲望，是一种堕落；也是一种理想，是一种希望，甚至是一种信仰！

“聪明的女人把别人都当孩子哄，聪明的男人把别人都当女人哄。”

董生平如是说道。

这是在1998年年终董生平所在单位远城市远东区文化局的辞旧迎春庆祝晚宴上，他发表的一句感慨。可惜，这句感慨还不是他的原创，是他的同事唐诗的杰作。其实唐诗也应该参加这次晚宴的，甚至差一点还成为这次晚宴的组织和主持者，可是他不在——在六年前，他在竞争区文化站站长（那时还没有升格为局）未果后，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就办了辞职手续，拍屁股走人了。

今天的晚宴有些隆重，有些热烈，不知道是因为这种宴会有两年没有举办过了，还是因为董生平他们又新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，或者是二者兼有。这位女同事叫肖嫣然，刚刚大学毕业分配进来，董生平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肖嫣然已经做了他三个月的同事，领了三个月的工资。董生平知道，文化局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进人了，因为据说是文化局的人事已经冻结，而且冻得比史前的冰川还要厚，还要结实，可是，不知道肖嫣然是如何融化了坚冰。

不过，董生平对这事没有兴趣，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甚至还非常高兴。如果单位永远不进入，如果永远跟一帮老头老太太呆在一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从他第一眼看到肖嫣然，就感觉眼前一亮，而且那亮还直照到心底，连那阳光从来没有照到的地方都是亮堂堂的，暖融融的。他感觉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光

外
CHENG WAI

明。

文化局局长陈向阳显然也有此感，他的胖脸上洋溢着油光，这和文化局的贫瘠是不相衬的。他的手指向董生平，对肖嫣然介绍说：“这位是董生平，是我们文化局第一个正规大学的本科生！”

肖嫣然的脸面扯动了一下，有一丝惊异浮过。她立即站了起来，像屁股下面带着弹簧，干净利索，自然到位，青春的气息也立即一下子向空中弥散，然后再聚拢成一股力量，向董生平逼来。她眉头挑动，一双大眼睛张得更大，顿时流光溢彩：“来，小妹敬大哥一杯！”

董生平发现，肖嫣然对自己的称呼不一样，陈向阳是最后介绍他的，前面所有人，肖嫣然都是叫伯伯或叔叔或阿姨，都是长辈，没想到轮到他辈份忽然变了，居然成了大哥！要知道他称呼别人也都是大哥大姐的啊。她这么称呼自己，当然说明自己年轻，虽然高兴，但还是要矫情矫情，他把端起的酒杯在桌上一丢，大叫：“不行，我怎么成大哥了？得叫叔叔。”

“请问董大哥是哪所学校毕业的？”肖嫣然忽然转了话题。

“省财经大学。”

“哈哈！”肖嫣然爽快地一笑，“师妹敬董师兄一杯！”

“师妹？师兄？”董生平呆了一下，问，“难道你也是财经大学的？”

肖嫣然歪了一下头，说：“师兄喝了这杯酒，师妹我告诉你原因。”

董生平怎么也没想到，肖嫣然居然是个酒场老手。听到这里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他只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可他喝完，肖嫣然居然没有端杯。他连忙抗议，肖嫣然已经脚步轻盈地走到他跟前，把酒又斟满上，说：“刚才进门杯酒，不算数的，师兄要喝过这杯酒，师妹才能告诉你原因。”

董生平乖乖又喝下那杯酒，肖嫣然把酒再斟满上，双手端起来，说：“师妹我是省工商学院的，现在工商学院已经跟财经大学合并成一所大学，你说我

们是不是师兄妹？”

原来是这样，这事董生平也知道，可那次合并的大学多，他哪里记得清楚，何况跟自己又没什么关系，大学合并，他又不能因此涨一级工资或职称。肖嫣然理由讲得充分，这杯酒当然没说的，喝得合情合理；再加一杯，好事成双，也合情合理；然后再碰一杯，不过董生平是师兄，又是男人，当然要比师妹和女人（肖嫣然怎么会是女人？她是女孩嘛！董生平几乎要纠正她对自己的称谓了）多喝一杯……

董生平一口气喝了八杯酒。

董生平跌坐在椅子上，忽然心念一动，就想起了唐诗说的那句话，不由脱口就说：“聪明的女人把别人都当孩子哄，聪明的男人把别人都当女人哄。”

“师兄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罚酒！”肖嫣然抓着酒瓶又向他走过来。

董生平酒量其实不错，但一个不留神，被肖嫣然硬灌了八杯，而且为了逞能，他连菜都没吃一口，酒都涌在胃里，酒精又被胃吸收，头就有点昏沉了。肖嫣然走到他跟前，伸手要抓他酒杯，他挥手过去阻拦，没想到，他的手一伸，居然碰到了肖嫣然身上一个不该碰到的地方……

虽然现在为数九隆冬的季节，但酒店包房的暖气开得很足，酒店的服务生都是衬衣领带的夏装打扮，大家也都脱了外套，肖嫣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保暖内衣，而且是开胸的。董生平的手伸出去，手指的四个指头，先落在肖嫣然赤裸在外的胸口，然后沿着曲线滑向最高的位置，再跌落下来，触到了肖嫣然的硬硬的皮带，然后是柔软的小腹，最后悬空。

董生平吃了一惊，他的有些浑沌的大脑顿时清醒，像触了电一样。他看了一眼肖嫣然，她也是满眼的吃惊，但除了吃惊而外，并没有别的，诸如愤怒、羞涩什么统统没有。董生平的手指，以及两人的神情，其实都只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，并没有人看到，只有两人知道。董生平抓起酒杯，双手举到肖嫣

外
CHENG WAI

然面前，肖嫣然开始倒酒，两人的手都有些颤抖。

这次董生平又连干四杯。

酒入口后不再火辣如刀，而是冰凉如水。

再次坐回座位上时，董生平感觉周遭的喧闹一下子隐遁，只有他的手指尖感触清晰，他的手指所经历的地方的感觉仍然存在，光滑的肌肤，弹性良好的胸，硬硬的窄窄的皮带，软软的小腹……好像仍在一遍遍地重复。重复。重复。他的心底里，此刻除了明亮和温暖，更有水一样的东西在荡漾起来，像太阳初升时的海面。他几乎可以感受到肖嫣然的胸脯在他的碰撞下抖动了一下，像碰到一个不倒翁，按倒了，又跳了起来，而且又跳回了他的手指……

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女人的胸脯的波动。

董生平已经结婚七年了，有一个六岁的儿子，他老婆许艳的胸就没有波动，至少他没感受到波动。他也就谈了许艳一个女朋友，然后结婚，生子。一切按部就班、顺理成章，像许艳的胸一样毫无波折。他对这些也没有任何异议。虽然在中学时，他曾觊觎过女同学凸出衣服的隆起；虽然在大学时，他曾跟随室友去小录像馆看过三级片；虽然结婚后，他还曾跟许艳一起看 A 片……但这并没有使他对女人的胸部产生什么特殊感觉，也许那都是纸上谈兵，所以刚才他的手指的游历带给他的奇妙感觉无疑是崭新性的、开创性的、震撼性的。

他的眼前，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；他刚才伸出去的手，仿佛就像推开了那扇窗。

直到身边的老夏捅了捅董生平的胳膊，他才又回到现实中来，老夏说：“陈局长跟你说话。”

“局长有什么指示？”董生平把头夸张地扭向陈向阳，装作一副喝醉酒的样子。

“嘿嘿，”陈向阳笑说，“聪明的女人都把别人当孩子哄，你的话应验了。”

董生平也嘿嘿傻笑：“刚才还是大哥，现在又成了孩子，看来我的辈份越来越低了。”

肖嫣然又在跟别人碰杯，此时给董生平的是一个侧身，使他可以看清他刚才触摸过的地方，果然是异常饱满，饱满得把保暖内衣也撑了起来，露出了一截白嫩的腹部；饱满得跟她 22 岁的年龄并不相称。许艳就是 22 岁跟自己认识的，可她就远远没有这么饱满，连生孩子有奶水时都没这么饱满过，直到现在还像两枚鸡蛋。董生平的脑子里忽然又跳出一句话，“这个女人不简单”，她这个年龄，居然有这种酒量，居然有这种劝酒水平，居然有这种胸脯，一定不会简单。文化局的人事坚冰被打破，是不是跟她的胸脯有关系呢？而且，刚才的事，董生平的心还在“呼呼”直跳，她却并没放在心上，仍然若无其事，谈笑风声。他忽然明白了，原来肖嫣然劝自己喝酒，只是借用他为宴会营造一个高潮而已。果然，原来每次不过一两个小时的聚餐，今天持续了五个小时，直到 11 点多钟才散局。

回到家，许艳已经睡着了，但董生平仍然非常兴奋。他扑到床上，一下子扳过了许艳的身子，许艳略微抗拒了一下，就听之任之了。她开始还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慢慢她清醒了，最后又渐渐也兴奋起来，她欣喜地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吃了药了，这么厉害？”

“酒精的作用吧。”董生平淡淡地说，他两手抚弄着许艳的胸脯，感觉那两枚鸡蛋像两块石头，没几下他就放弃了。许艳不知道，这个八年来一直趴在她身上的男人，一直对他附首帖耳的男人，第一次在跟她做爱的时候，满脑子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个人……

外
CHENG WAI

天地可鉴,这的确是董生平的第一次爱情的不道德,或者说是性的不道德。

认识董生平的人都知道,他一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人情世故,一概不通;家里家外,浑浑噩噩;工作生活,稀里糊涂。这和他的读书成功是截然不同的。董生平的家在远城市城郊的农村,父母都是农民,他还有一个哥哥,也是子承父业。就是他,从小学读书起,成绩一直就非常优异,初中毕业,全班除他之外的所有同学都回家种地,他以镇中学第一名的成绩,被市重点中学远城一中录取。录取时他们全家还认真开过一个会,研究高中需不需要继续读,董生平的态度是可读可不读,父母的态度也模棱两可,因为他家里太穷了。只有哥哥坚决支持他读书,哥哥认为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,也认定他能成大气候。其实哥哥这么说也是凭一时的兄弟义气,后来打动父母的心的,是市一中的老师多次亲自上门来力劝,说董生平一定会有大出息。于是他就继续进了城读书,后来顺利考入省财经大学,好在他读大学时,还是免费。土坯房子里果然飞出了金凤凰,但现在看来,还不算凤凰,最多算一只野鸡。

为什么要上财经大学?这多亏了董生平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,填报志愿时,老师力主自己的学生们选择经济专业。那还是八十年代中期,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,但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尚未深入人心。那时候老师就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同学们,经济必将是未来社会的主流,如果你们早一点介入,未来就掌握在你们手里。”后来的事实证明,老师的确具有远见卓识,他的判断是正确

外
CHENG WA

的。事后他才知道,那位老师的父亲是过去的资本家。所以知道内情的很多市内的同学并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,因为他们的家长强烈反对,他们填报了当时比较热门的类似中文、历史、外语等专业。

只有董生平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推荐填写的志愿,其实他当时别无选择,没有人可以帮他参谋这种事。但即使如此,他也没有进入经济领域工作。关于工作,他也没有自己的主见。那时候大学生都包分配,他坚决服从学校分配。据说最初省里有两家厅局级行政单位对他有意向,但后来又放弃了,是因为有人顶了他的指标。这些关于他的传说,他都还是听别人讲才知道的,不过他并不怎么相信。

于是,董生平又创造了另一个第一——他是当年唯一一个分配回家乡远城市工作的本科生,原因也很简单,当时稍微有点关系的都去了大城市,或留在了省城。他的档案到了市人事局时,那时正赶上年轻化、知识化的浪潮,所以众多行政事业单位都对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,还为此上演了一场争夺战。但奇怪的是,最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他由抢夺转变为礼让,一让再让,他最后被让到了跟他的专业八杆子打不着的区文化站。

对这件事,唐诗有过一番评论,他说:“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进那些好单位吗?就因为你品学兼优,你的文凭是鹤立鸡群,他们看到你的档案是又爱又怕,爱你是个人才,怕你也是因为你是个人才,为啥呢?怕你抢了他们的风头、占了他们的位置。可惜他们都不知道,原来你是个与世无争的笨蛋。”

“与世无争的笨蛋”,就是对董生平的真实写照,连董生平自己都不得不承认。

“在哪里工资级别不都是一样吗?这里多清闲啊。”董生平也替自己分辩过。

“嘿嘿!”唐诗冷笑一声,“现在一样,将来肯定会不一样的。毛主席说

过，风物长宜放远量。你就是看不到啊。”

唐诗的预言五年后最先在许艳身上应验。

许艳是远东区卫生院的一个检验员，是正规卫校毕业的，毕业后就分配到远东区卫生院，第二年，市中心医院缺检验人才，要在下面卫生院选调一批人去，许艳也是选定人员。那时两人刚刚结婚，许艳刚刚怀上了孩子，许艳就跟董生平商量，要不要调过去。当时所有卫生系统的工资水平都是一致的，但市中心医院的工作量却是其他医院的一倍乃至数倍。董生平当即就表示不同意，许艳也怕吃苦，也不想去，就没有去。没想到，后来，虽然许艳的医院也升格为市直医院，并更名为市三医院，但因为业务量太少，几次涨工资都只涨档案不涨钱，渐渐地工资就跟中心医院差别到一倍及至数倍，还不算刚刚流行起来的红包、回扣、提成等等灰色收入。中心医院的检验科，比名医专家都要吃香，因为谁都用得上、求得着。而且，这种差距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。

这是董生平缺乏远见的经典案例。

许艳提起此事就怨声载道，董生平也是后悔不迭。他想，如果当时仍然跟唐诗住在一起就好了，可惜他已经结婚，怎么可能再去住宿舍呢？再说，唐诗也在那个时间走的。

董生平刚到文化站工作时，是跟唐诗合住一间宿舍。那时的文化站工作还很忙，要下乡放电影，要组织演出活动，要编书……每天都是要上班的。那时的文化站有自己独立的院子和房子，有很多的装备和器材，人不多，但很热闹，很舒心。现在，文化站虽然升格成了文化局，工资也涨了，反而不用上班了，天天无所事事，却总感到精神紧张、压抑。办公地点也换到了新建的豪华气派的区办公大楼，但只有两间屋子：一间做办公室，一间堆杂物。

唐诗是初中毕业顶替父职来上的班，他比董生平年长两岁。虽然只是初中毕业，但他非常聪明，非常勤奋，他爱看书，爱思考问题，喜欢文学，写诗、写

小说,为文化站的演出写台词、写剧本,在全国和省里都拿过大奖。很多董生平这个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的人都懵懵懂懂的事,他全知道。董生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,他因此成了董生平的主心骨。

两人“同居”的时期,简直就是唐诗对董生平扫盲的时期。董生平是个生活盲,社会盲,当然更是个女人盲、恋爱盲。董生平第一次跟许艳约会时,人家许艳是单刀赴会,他却拉了唐诗作陪。唐诗对许艳的评价是肯定的,他认为许艳不是个坏老婆,但也不是非常好的那种老婆,是个普通、一般的老婆,不过配董生平绰绰有余。许艳的个子高,有一米六九,而董生平只比她高了一厘米,两人站一起,许艳就是不穿高跟鞋看起来都比董生平高。

“许艳是一根木头,而且是一根毫无生气的木头。”唐诗说,“不过你这个笨蛋也只配娶个木头,起码木头不会给你惹事,也不会看不起你,找你的麻烦。”

董生平喜滋滋地说:“就行!这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从外表上看,许艳的唯一优势就是她的身高,连身材都谈不上,身材要凹凸有致,有起有伏,有“三围”,但许艳没有,她从上到下一般齐,果真像一根木头。她的脸也很普通,脸型瘦削,颧骨高耸,笑的时候,不但露牙齿,而且露出鲜红的牙龈,如果再涂上口红,就表现出了一个成语——“血盆大口”。这个形象董生平刚开始居然没发现,他被许艳的披肩长发、亭亭玉立的身姿给迷住了。唐诗说,男人为什么喜欢高个子的女人,因为高个女人多出来的高度,会使男人觉得自己占了便宜,董生平就有占了大便宜的感觉。直到熟悉后,许艳才把紧紧使劲抿住的嘴张开,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庐山真面目,但也正因为熟悉,董生平才没有怎么计较,他只是随便想想,原来自己亲吻的嘴唇居然是这样子的。

许艳的要求也不高,董平平的个头虽然欠佳,但她却比他大一岁,这样两

人算扯平了；在工作上，他们都是事业单位，工资差别不大，文教卫本来就是一家，这一点两人也是平等的；在家世上，董生平的家虽然在农村，却是近郊，也属于城区，而许艳的家父亲是工人，母亲却没有工作，是半边户，也分不出个强弱；在学历上，许艳只是个中专生，而他毕竟是个本科生，那时候本科生可是凤毛麟角，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她也认为自己配不上董生平。

双方的父母家人也对对方比较满意，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衡量，都认为配不上对方，自己孩子算是高攀了，占便宜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两家一拍即合，毫无干扰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双方家人推波助澜，只谈了半年的恋爱就结了婚。

总之，两人算得上是门当户对，婚后七年，相安无事。

第二天早上,董生平醒来时,头仍是晕沉沉的,想再接着睡,可又睡不着。躺在床上,一闭上眼睛,情不自禁地,脑子里又浮现出肖嫣然的神情来,同时手指上的触感又过电一样清晰地出现了。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,如果自己能亲眼看一看、亲手摸一摸肖嫣然的胸脯该多好。可是,他又暗骂了自己一句下流,人家的胸脯是随便给他看给他摸的吗?

许艳上班去了,孩子也去了学校。按照惯例,董生平的任务是上街买菜,然后回来做午饭。记不清什么时候他开始承担了家里做饭的活,可能因为许艳太忙,他却太闲。他几乎是在一结婚就跟别人一样没有好好地去上班了,实际上原来天天上班的就只有他和唐诗,别人都是有事才去。后来唐诗走了,他一个人去没什么意思,加上许艳刚生了孩子,他要在家照顾,结果这一照料就是六年,家务活他全包了,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,甚至连补衣服、用手擀面条、腌咸菜这些事他都会了,这些事连许艳都不会。有一次许艳跟一个女同事学打毛衣,可她老是不着道,怎么都学不会,董生平急了,他抓过针线,织起了毛衣,比教许艳的那个女同事还快。他也没闹明白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的,结婚以前他可是什么都不会的。人们都说是许艳调教有方,其实不是那么回事,是他呆在家里太无聊。

“董生平董生平!”随着叫喊,门也“咚咚咚”地响起来,外面有人叫他。

听声音他就知道,那是隔壁邻居朱秀娟,整栋单元就数她嗓门大。董生平跳下床,两腿还在发软打飘,他正要奔向门口,忽然发现自己还没穿衣服,

外
CHENG WAI

连内裤都没穿。就找衣服穿,可床上实在太过于凌乱,好几床被子,一家人的衣服,干净的脏的扔得到处都是,尤其是内裤,因为个头太小,早隐没于花花绿绿的布料之间。

“董生平董生平!”朱秀娟接着叫,门拍得山响。

“什么事?”董生平一边翻一边问。他感觉浑身都不自在,好像随着语音的相互传播,外面的人的眼睛也能随着声音钻进来看到他的裸体。

“燃个煤。”朱秀娟说。

把床都翻遍了,还是没找到内裤,董生平只好先穿起外面的衣服。打开门,朱秀娟用火钳夹着一块煤就冲了进来,说:“昨天晚上打麻将忘了换煤了,炉子灭了。”说着话还没等董生平招呼就真奔厨房去了。

门外一阵寒风吹来,董生平打了个寒噤,朱秀娟一会还要出去,他还不能关门,就回头找出羽绒服穿上。穿整齐了,来到厨房,朱秀娟提起炉子上的水壶,皱着眉头说:“这火还不行,得烧一会。”接着伸手就去开炉子盖,可扭了半天也没扭下来。

“我家的炉子盖不好开。”董生平说,就上去替她开。可他因喝多了酒,手也发软,也没有扭动。朱秀娟一把打开他的手,自己又去扭,可仍没有成功;最后再换董生平,还是不行。这时,朱秀娟抓过火钳,要用火钳去撬炉子盖,董生平忙叫:“这样不行,会把炉子弄坏的!”可炉子盖已经被朱秀娟撬开了。

“你哪像个男人啊?”朱秀娟笑着瞟了他一眼。

董生平不好说什么了。这是朱秀娟和其他邻居或熟人骂他的口头禅,但他并不放在心上。两人都站起来,一边说着闲话,一边等着火烧起来。朱秀娟的丈夫韩荣是外科医生,她不是医院的职工,跟董生平一样是家属,但她却对医院的事了如指掌,有时候比许艳的消息都准。许艳只能在消息明朗的时

候才知道，而朱秀娟却在消息处于萌芽状态或朦胧时期就知道了。她说起现在在医院开始给医生定任务了，完不成任务要扣钱；医生就都拼命开大处方，好拿提成；谁谁上个月拿了多少钱，谁谁上个月工资都没完全拿回来，还拿菜刀去威胁院长……

朱秀娟羡慕地说：“还是你们家许艳好啊，她在检查科室，没办法定任务，跟院领导们一起拿平均奖，多轻松。”

“她也忙，你看，家里都照顾不到，家务活全得我来干。”董生平说，“你们家韩荣应该不错吧，拿刀的，做手术有红包的。”

朱秀娟叹了一口气：“他能干啥呀！这个月开始到省城医院进修去了，回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。”

“怪不得有几天没见到他了，回来肯定更不得了。”

两人不紧不慢地聊着，炉子里的火不知不觉就呼呼地燃上来，红蓝相间的火苗快活地在炉口跳动，像两个互相追逐、嬉闹的精灵。炉膛里还发出细微的爆裂声，声音也悦耳动听。董生平感觉自己的心也随着火苗飘摇，意识都变得恍惚起来，他感觉那火苗又幻化成了肖嫣然的脸，正在灿烂地对他笑。朱秀娟靠在厨房的门口，眼睛怔怔地盯着一个地方，像没看见炉火已经烧起来了。两人都想着各自的心事，居然都忘了说话，也忘了换煤。

过了一会，朱秀娟忽然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嗯呀——”那声音很奇怪，跟她平常说话的声音完全不一样，那声音并不是用嘴说出来的，而是嗓子哼出来的，仿佛是一道呻吟，还油腻腻的，黏乎乎的。

“啊！火起来了！”朱秀娟忽然叫起来，忙用火钳夹起一块煤，等她抬起头来，董生平看见她的脸忽然变得通红，比她手里的煤跳动的火苗都红。

朱秀娟再没说话，匆匆就走了。董生平有些奇怪，她突然叫什么呢？她脸红什么呢？他把炉子重新封好，然后去厨房旁边的卫生间洗手。洗手的时